

喻世明言

冯梦龙 编著
魏同贤 校点

凤凰出版社

「足本」

Yu Shi
Ming Yan

是日天晴日朗，万里

无云。冯梦龙在座，独立

庄门而望，看看近午，

不见到来。冯梦龙道：

「我今非助自告田头农事，

很勤所待，竟成大状，

又枉望之，如此

六七次，因看红日西沉，

便出半掩新月，冯梦龙

今非助道：「儿久已倦矣，

今日若非巨折不来，且自就睡。」



冯梦龙 编著
魏同贤 校点

喻世明言

是
本
章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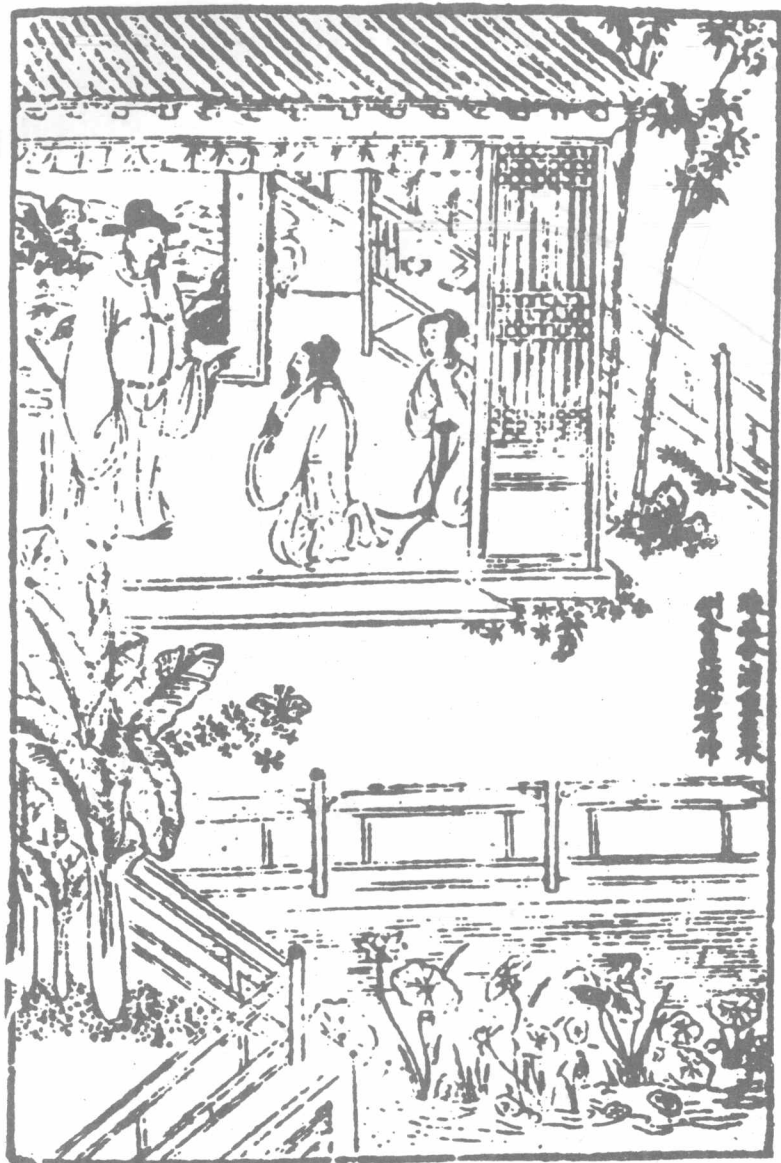
喻世明言/冯梦龙编著;魏同贤校点.—南京:
凤凰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80643-965-X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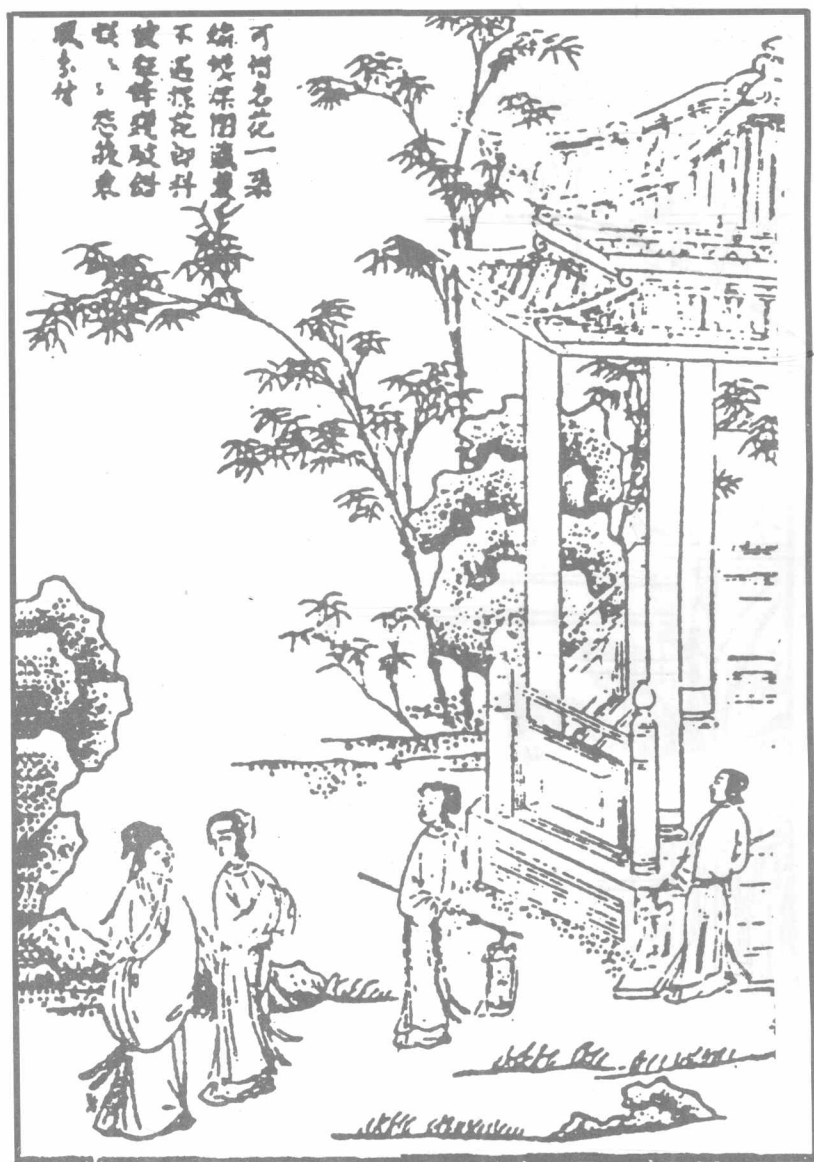
I. 喻... II. ①冯... ②魏... III. 话本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847 号

- 书 名 喻世明言
著 作 权 人 冯梦龙编著 魏同贤校点
责任编辑 陈晓清
装帧设计 姜 嵩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
淮安市淮海北路 44 号 邮编 223001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2.625
印 数 1—6000 册
字 数 413 千字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43-965-X/I·204
定 价 16.00 元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蒋兴哥重会珍珠衫



陈御史巧勘金钗细



吳保安弃家賊友



趙伯昇茶肆遇仁宗

前 言

冯梦龙及其著述，不论在他身前还是身后，都经历过不少曲折和坎坷。一方面他受到人们的欢迎、推崇、赞赏，他的作品“无翼飞，不胫走”，“行世颇捷”（凌濛初：《拍案惊奇序》），并且历久不衰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不断地被误解、否定、攻讦，他的作品也常常受到人们的讥消、抨击，以致遭到禁毁。正由于此，冯梦龙就更引起了学术界研究的兴趣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马廉（偶卿）教授曾经广泛搜集过冯梦龙的生平和著述资料，郑振铎先生也曾搜求辑印过冯梦龙的作品，容肇祖先生更于纷杂错综的史料中整理出了洋洋数万言的《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》和《续考》。新中国建立以来，冯梦龙的著作被不断地刊印，研究著作也日益增多，不管在资料的发掘、观点的运用和论证的科学诸方面，都有了长足的进展。不过，即使现在，到了 21 世纪的入口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，要想详尽地编出冯梦龙的年谱，或者对其著述做全面的研究，也还是不大可能的。我这里只能就曾经接触到的问题，来谈一些意见，意在求得专家的指教。

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，冯梦龙是晚明文坛上的重要作家，尤其是通俗文学史上的重镇，市民文学的杰出代表。可是，即使是市民文学空前繁荣、通俗文学盛极一时的吴中明末，文学界却未必就达到了我们现在的认识。这证据之一就是，他不但上不了正统的《明史》，即使是当地的地方志如《苏州府志》中，也只有一个不着边际的二十余字的《小传》。他在寿宁做过一任知县，在《寿宁县志》中，他虽然被列入《循吏传》，但也只说他“政简刑清”，“遇民以恩”，这就可见他并没有受到当时人的普遍重视。而这，就恰恰给我们研究冯梦龙生平带来了较大的困难，使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去勾索

冯梦龙的生平足迹。

冯梦龙一生用过许多名字,包括字、号、别名及笔名,如字犹龙,又字公鱼、子犹、耳犹,别号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、词奴、前周柱史,又曾以顾曲散人、香月居主人、詹詹外史、茂苑野史、绿天馆主人、无碍居士、可一居士等为笔名。他在《寿宁待志》中自称“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人”,这说明他确系长洲人,曾寄籍吴县,可以平息多年来有关冯梦龙到底是吴县人还是长洲人的争论。过去的争论,双方各有根据。冯梦龙自己在定本传奇《新灌园》卷首题“古吴张伯起创业,同郡龙子犹更定”,在《量江记》卷首题“姑苏龙子犹详定”,都嫌笼统。清代所修的《苏州府志》和《福宁府志》都说他是“吴县人”,朱彝尊等在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二十和《明诗综》卷七十一又都注明他是“长洲人”。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(1574)春。钱谦益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二十《东山诗集》有《冯二丈犹龙七十寿》诗:“晋人风度汉循良,七十年华齿力强。七子旧游思应阮,五君新咏削山王。(冯梦龙为同社长兄,文闾学、姚宫詹皆社中人也。)书生演说鹅笼里,弟子传经雁瑟旁。纵酒放歌须努力,莺花春日为君长。”诗作于崇祯十六年癸未(1643)元旦至三月十六日之间。按冯氏《甲申纪事叙》题“七一老人草莽臣冯梦龙述”,正文又题“七一老臣冯梦龙识”,甲申为明崇祯十七年,清顺治元年(1644),上推七十一年,即为万历二年。《中兴伟略》卷一有“闽中南安郑伯芝龙同诸故老元勋朱公继祚、黄公道周等,恭迓唐王监国,固守闽广一隅”,署“七十二老臣冯梦龙恭撰”的文字,唐王朱聿建监国,是清顺治二年乙酉(1643)闰六月初七,至二十七日登极,上推七十二年亦为万历二年。

冯梦龙的家世不详,仅仅知道他同嘉定世代为宦的侯峒曾家、长洲世占儒籍的王仁孝家和水部后人卫永叔家都有过通家之谊,可见长洲冯家亦可能是世宦之家。冯梦龙兄弟三人,梦龙居中。兄名梦桂,字若木,又字丹芬,善画。《中国画史人名大辞典》里说他“真迹罕睹,未敢置评”。弟名梦熊,字非熊,晚年名师之,字少璜,号杜陵居士,太学生。潦倒不得志,贫死。兄弟俱有文名,时称“吴下三冯”。梦龙有子一,名焞,字赞明,亦有文采,生平不详。

冯梦龙在青年时代已显示了他的才华，受到同辈生员的推重，文从简说他“早岁才华众所惊，名场若个不称兄”（《冯犹龙》），他童年的主要精力，看来几乎全部耗费在了经学和史学方面，他自己说：“不佞童年受经，逢人问道，四方之秘笈，尽得疏观；廿载之苦心，亦多研悟。”（《麟经指月发凡》）他的弟弟冯梦熊说他：“余兄犹龙，幼治《春秋》，胸中武库，不减征南。居恒研精覃思，曰：‘吾志在《春秋》。’墙壁户牖，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愜。”（《麟经指月序》）而王挺则说他：“上下数千年，澜翻廿一史。”（《挽冯犹龙》）

按照当时一般士大夫的道路和冯梦龙的抱负，凭着他的才华和修养，他本来是应该而且能够通过科举，探取青紫的，但是，他却久困场屋，始终未能中举。这原因在哪里呢？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，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困难。大致地说来，总不外乎冯梦龙的思想与行为都有背离封建传统准则的地方，用王挺的话说就是：“学道勿太拘”，“放浪忘形骸，觞咏托心里，石上听新歌，当隄候月起。逍遥艳冶场，游戏烟花里。”（《挽冯犹龙》）他十分推崇李贽那些不守旧格、离经叛道的学说，将他“奉为蓍蔡”。从这些诗句里，我们正可以寻找到一些回答问题的信息。

正由于他不能遵奉封建格套，从而为封建制度所不取，愈为封建制度所抛弃，就愈促成了他向离经叛道的轨道上滑行，这是互为因果、彼此影响的。于是他在科场失意、沉沦下层的际遇，便有了如下的一些事情：

他同当时苏州名妓侯慧卿交好，并有白首之约，后来不知为什么，侯慧卿嫁给他人，这使冯梦龙极为感伤，为此写下了《怨离诗》三十首以及散曲《怨离词》和《端二忆别》，后来还形成了唱和集《郁陶集》，抒发了他对侯的思念与对此不幸的悲怨之情，并且因此而“遂绝青楼之好”（董斯张《怨离词》评）。《端二忆别》序：“五月端二日即去年失慧卿之日也，日远日疏，即欲如去年之别，亦不可得，伤心哉！行吟小斋，忽成商调，安得大喉咙人，顺风唱入玉耳耶！噫，年年有端二，岁岁无慧卿，何必人言愁我始欲愁也！”

他的散曲作品，不少都与妓女生活有关，像《青楼怨》，其序说：

“余友东山刘某，与白小樊相善，已而相违。顷偕予往，道六年别意，泪与声落，匆匆订密约而去，去则复不相闻。每晌小樊，未尝不哽咽也。世果有李十郎乎！为写此词。”《为董遐周赠薛彦升序》：“茗溪董遐周来游吴下，偶于歌筵爱薛生，密与订晤舟次。夜半，而生冒雪赴约，情可知已。一别三载，遐周念之不释，物色良久，忽相遇武陵，突而弁矣，丰资不减，余目击其握手唏嘘之状，因为词述之。”其他《代妓赠友》为“冯贞玉一郎所欢李生，将委身焉，托余词道意”，《金阊纪遇》则是写东山许文燮与妓女来姬间事。

冯梦龙还在《挂枝儿·送别》的附注中说：

后一篇，名妓冯喜生所传也。喜美容止，善谐谑，与余称好友。将适人之前一夕，招余话别。夜半，余且去，问喜曰：“子尚有不了语否？”喜曰：“儿犹记《打草竿》及《吴歌》各一，所未语若者独此耳！”因为余歌之。

而他的这方面“好友”看来还真不少，他精心搜集采录并整理的《挂枝儿》、《山歌》，有不少篇都采自妓女口头。

当时人一再提到的散曲集《宛转歌》，今天已不大可能看到全貌了，不过，从收入《太霞新奏》的近二十篇作品和董斯张的序文看来，内容是与冯梦龙的狎妓冶游紧相联系的。序文说：

爰谱新声，极摹别恨，余情所致，亦复及人。长门请赋于文园，衡山倩书于水部，泠然可听，各称人怀。若乃倾城丽质，献笑承欢；人前色授，把玉腕而交怜；堂下成目，解罗衣而非劝；珍髻微乱，宿处留娇，眉墨未施，妆成还等。晤黄姑于七夕，遐白帝于穷桑。吐含情而油素余香，写妖冶而采毫掩色。至乃送君遥渚，闭妾空帏，锦字鸿缄，瑶琴鹤弄。帐中苏合，全销雀尾之垆；槛外游丝，半织龙须之席。乃或新嫌爱移，亡簪意断。扇老秋风，泣齐纨之卷箴；钗沉露井，惊翠羽之沉沉。邈后今而何期，近前劝而已失。则有言言织恨，声声代啼。弥漫怨悔，非木石之能填；郁垒愁城，岂云梯之可破。下逮越人绣被之宠，王孙金丸之壁。蝼蚁辱于黄壤，凤凰集于紫宫，靡不缀以丽辞，艳其幽惊者焉。

冯梦龙的文学作品中,有相当数量是直接反映妓女生活的。他的《冯爱生传》、《张润生传》,是悲悼传主的不幸遭遇之作,这两个名噪一时的妓女,一死一生,然而其命运却同样是令人惋伤的。冯梦龙在三十岁左右所创作的《双雄记》传奇,其中也隐含着前引的一段背景故事:即冯梦龙的朋友刘某,与妓女白小樊交好,后刘某背弃了白小樊,冯氏气愤而作《双调步步娇·青楼怨》,并将此事点染进传奇《双雄记》,终于感动了刘某为白小樊解脱乐籍,所以《双雄记》实为“感愤而作”,为妓女而“感愤”之作!

冯梦龙也像其他晚明文人一样,参加或组织过一些社团活动。董斯张在评冯氏散曲《怨离词》时曾讲到:“同社和者甚多,总名《郁陶集》。”这是什么社?我们一时还搞不太清楚。约在万历三十二年(1604)至三十七年(1609)之间,冯梦龙曾同文震孟、姚希孟、钱谦益等七人结成文社。稍后,又与袁于令等结为“韵社”。著名的《古今谭概》(《古今笑》)就是当时结社的精神产品。在这些结社活动中,冯梦龙被尊为“社长”,因而文从简说是“一时名士推盟主,千古风流引后生”(《冯犹龙》)。

褚人获在《坚瓠九集》卷四讲到:“冯犹龙先生偶与诸少年会食,少年自恃英俊,傲气凌人。犹龙觉之,掷色每人请量,俱云不饮,犹龙饮大觥,曰:‘取全色。’连饮数觥,曰:‘全色难得,改取王子一色。’又饮数觥,曰:‘诸兄俱不饮,学生已醉,请用饭而别。’诸少年衔恨,策曰:‘做就险令二联,俟某作东,犹龙居第三位,出以难之。’令要花名人名回文,曰:‘十姊妹,十姊妹,二八佳人多姊妹,十姊妹。’过盆曰:‘行不出,罚三大觥。’次位曰:‘佛见笑,佛见笑,二八佳人开口笑,开口笑,佛见笑。’过犹龙,犹龙曰:‘月月红,月月红,二八佳人经水通,经水通,月月红。’诸少年为法自毙,俱三大觥,收令亦无。犹龙曰:‘学生代收之。’曰:‘并头莲,并头莲,二八佳人共枕眠,共枕眠,并头莲。’诸少年佩服。”

万历三十七年,冯梦龙在沈德符处见到抄本《金瓶梅》,沈德符在《野获编》卷二十五中说:“小修上公车,已携有其书,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,怂恿以重价购刻。”只是由于沈德符认为

此书会“坏人心术”从而作罢。在万历三十七、八年间，李贽门生杨定见携带李贽评本《忠义水浒全传》手稿来到苏州，并由吴县令陈无异（麻城人）交给袁无涯刊布，冯梦龙在袁无涯手中得见该稿，惊喜之极，并同许自昌“相与校对再三，删削讹谬”，还附上许自昌提供的杂志、遗事，于万历四十年“精抄妙刻”。此即今见之《出相评点忠义水浒全传》。也约在此时，总共收有八百一十八首民歌的两本专集《童痴一弄·挂枝儿》和《童痴二弄·山歌》，也相继编成刊刻。无论在当时或现在，这两本民歌集的价值和影响都是非同寻常的，以个人之力从事搜集、整理并编辑如此规模的民歌集，不但前无古人，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简直是无人能同他相比肩的，这包括《粤讴》和《粤风续九》在内。在当时，就有“冯生《挂枝儿》乐府盛传海内”之说，在民歌领域里他显然已自成一家了。搜集刊刻民歌集的过程，既表现了冯梦龙的文学观点和鉴赏趣味，也反映了他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无畏精神。在《童痴一弄·挂枝儿》正式问世以前，他本来有一部《广挂枝儿》的刊印，可这本书却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遭到了舆论的“攻讦”，当地搢绅、名教之徒说他“无行”、“坏人子弟”。冯梦龙立身无地，走投无路，只得跑到湖广，向熊廷弼求助，靠了熊的“飞书当道”，事端才得以平息。此事钮琇在《觚剩续篇》卷二中是这样记载的：“熊公廷弼，当督学江南时，试卷皆亲自披阅……凡有隽才宿学，甄拔无遗，吴中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。梦龙文多游戏，《挂枝儿》小曲与《叶子新斗谱》，皆其所撰。浮薄子弟，靡然倾动，至有覆家破产者。其父兄群起讦之，事不可解。适熊公在告，梦龙泛舟西江，求解于熊。相见之顷，熊忽问曰：‘海内盛传冯生挂枝曲，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否？’冯踟躇不置辞，唯唯引咎，因致千里求援之意。熊曰：‘此事易，毋足虑也。我且饭子，徐为子筹之。’……抵家后，则闻熊飞书当道，而被讦之事已释。”这番挫折，不但没有消蚀了他的意志，相反，倒似乎更激励了他的初衷。在原书的基础上，他再加搜求、充实，精心编纂，相继完成了《挂枝儿》和《山歌》两本民歌集。

冯梦龙还编辑过两本笑话集：《笑府》和《广笑府》，利用传统的，

文人的，尤其是民间的笑话，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嘲弄，真正是“笑骂成文章，桦然成霞绮”！

冯梦龙的狂放不羁，自然会遭到封建社会的排斥，他虽然才华横溢，早有文名，然而却不得中举，仕进无门，长期沉沦下层，落拓穷困，衣食奔走，坐馆执教，不断著述。

传说冯梦龙曾穷得无米下锅，据焦循《剧说》卷三说：“相传（袁于令）《西楼记》初成，就正冯梦龙，冯不置可否，袁即席馈百金，为人‘错梦’一折。乃《西楼》为冯所改之本，名《楚江情》，刻墨憨斋诸剧中，凡改处皆自标于栏上。”杨恩寿《词余丛话》卷三也曾讲到：

袁樞玉《西楼记》初成，就质冯梦龙，冯览毕，置案头，不置可否。袁惘然而别。冯方绝粮，室人以告。冯曰：“无忧，袁大令今夕馈我矣。”家人以为诞。袁归，踟躇至夜，忽呼灯持百金就冯。至门，门尚开。问其仆，曰：“主方秉烛以待。”袁惊趋而入。冯曰：“吾固料子必至也。词曲俱佳，尚少一出，今已为增入。”乃“错梦”也。袁不胜折服。

这自然是属于茶余饭后的小说家言，但按理推断，大概也不会是空穴来风。

在万历四十三年前后，冯梦龙就不得不去做广文先生了。现知他先后教过家乡浦、庄、陶姓的子弟，无锡吴、黄姓子弟，浙江乌程沈姓子弟等等，万历四十八年，又应田公子之邀，去楚黄讲《春秋》。

大概是由于曾做过吴县令的楚黄人陈无异的推荐，冯梦龙先后两次到湖北麻城。第一次在万历三十八年，第二次是在万历四十至四十五年间。在麻城，冯梦龙受到当地学者的欢迎和推重，这从他的“社弟”梅之焕的《麟经指月序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。梅之焕写于泰昌元年（1620）的序说：

敝邑麻，万山中手掌地耳。而明兴，独为麟经藪。未暇遐溯，即数十年内，如周、如耿、如田、如李、如吾宗，科第相望，途皆由此。故四方治《春秋》者，往往问渡于敝邑；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马智自任。乃吾友陈无异令吴，独津津推轂冯生犹龙也；王大可自吴归，亦为余言：“吴下三冯，仲其最著。”云。余拊髀

者久之。无何，而冯生赴田公于约，惠来敝邑，敝邑之治《春秋》者，往往反问渡于冯生；《指月》一编，发传得未曾有。余于是益重冯生，而信二君子为知言知人也！……耿生克励深于《春秋》，亦喜是编，相与从臾付梓，余为叙而行之。

五年以后，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李长庚在冯梦龙的另一部关于《春秋》的著述《春秋衡库》刊印时所作的序中也说：

《衡库》一出，而通《春秋》之三难，益《春秋》之三快。犹龙氏自言：“有此书可无观他书。”诚确论也！《春秋》称孤经，得此翼之，可无患孤。

冯梦龙有一首《渡沙河曲》，从其内容看，并结合他的交游考察，他可能到过西北或东北。如果是到西北，那就是在天启初年与梅之煊一起，随梅之煊到甘肃一带；如果是到东北，就有可能是在天启元年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时，所以《渡沙河曲》说：

渡沙河，风来面如割；酒味不求加，添钱但添热。

此后冯梦龙回到家乡，广交游，多著述，有来往者除一般文士名流外，尚有两任吴县令万谷春和陈文瑞，在他们离任时，冯均有文字记载；他还同僧道交往，亦有文字遗留下来。而在著述方面，则有创作、改写、润色的长篇、中篇和短篇小说十多种，创作、改写、更定传奇数十种，还有相当数量的诗文、散曲及其他杂著。

到崇祯三年（1630），冯梦龙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，他才有机会入国学为贡生，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，在任期间，自编《四书指月》教授生员。崇祯七年六月，由丹徒训导升任福建寿宁知县，于同年八月到达任所，四年以后的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离任，归隐苏州。

冯梦龙官做得不大，且时间不长，加以地处穷山僻壤，确是难以有重大作为，不过，他也利用他可能利用的条件，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工作，表明他确是封建时代的一个清官能吏！

在丹徒做训导时，他就曾向县令石景云建议，要用对新垦沙田所征收的钱粮，来抵销虚悬旧摊之额，不列作升科款项呈报。在寿宁任上，更是关心民瘼、兴利除弊，《寿宁县志》上说他：“政简刑清，首尚文学。遇民以恩，待士以礼。”文从简说他“桃李兼栽花露湿，必

琴流响公堂清”(《冯梦龙》)。而当时福建名士徐爌在其《寿宁冯父母诗序》(崇祯丙子,1636)中更说:“盖宁为建属邑,界万山中,峰峦峭菁,滩水谗潏,最称僻壤。景皇帝时,始设县治,厥土惟瘠,厥赋下□,民驯有太古风。令早起坐堂,皇理钱谷簿书,一刻可了。退食之暇,不丹铅著书,则拈须吟咏,计闽中五十七邑,令之闲无逾先生,而令之文亦无逾先生者。顾先生虽耽乎诗,而百端苦心,政平讼理,又超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。”

从冯梦龙自修的《寿宁待志》中,对此可以得到验证。比如,他为了革除弊政,提出了关于改革大造黄册和迎送官吏的建议;为了改变陋习,亲拟了《禁溺女告示》并付诸实行;为了惩霸除恶,他微服察访,智擒陈伯进,查清姜廷盛诬造罪行;为了发展教育,他捐俸修建学馆,并亲自讲授《四书指月》。他还施舍药剂,破除巫术,设阱捕虎,为民除害。

冯梦龙离任时已是六十四岁的老翁了,适值天下荒乱,明王朝内有农民起义的威胁,外有建州后金的骚扰,已经到了它的末世了。冯梦龙面对这种局面,仍然没有忘记著述,据沈自晋在《重定南九宫新谱序》中说:

岁乙酉之孟春,冯子犹龙氏过垂虹,造吾伯氏君善之庐,执手言曰:“词隐先生为海内填词祖,而君家家学之渊源也。《九宫曲谱》今兹数十年耳。词人辈出,新调剧兴,幸长康作手与君在,不及今订而增益之,子岂无意先业乎?余即不敏,客作老蠹鱼其间,敢为笔墨佐。兹有雪川之役,返则聚首留侯斋,以卒斯业。”于时梅萼未舒,春盘初荐,弟侍坐侧,喜谢幸甚,方谓士衡茅屋可代西园之榻,渊明斗酒聊当北海之尊,按红牙歌白雪,数墨分筹,益有待也!……无何,而鼎沸尘飞,人鸟兽散,言念胜友,桃源已迷,回首故居,松径遂芜。已而冯子溘先朝露,而善兄亦骑尾不回,曾几何时,玉折星颓,翰藻靡属,蔚然灵光,独吾长康兄一人耳!

沈自晋在其《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记》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记载:

重修词谱之役,昉于乙酉仲春,而烽火须臾,狂奔未有宁

趾。丙戌夏，始得侨寓山居，犹然旦则摊书搜辑，夕则卷束置床头，以防宵遁也。渐尔编次，乃成帙焉。春来病軀，未遑展卷，拟于长夏，将细订之。适顾甥来屏寄语：曾入郡，访冯子犹先生令嗣赞明，出其先人易箴时手书致嘱，将所辑《墨憨词谱》未完之稿，及他词若干，畀我卒业。六月初，始携书并其遗笔相示，翰墨淋漓，手泽可挹。展玩怆然，不胜人琴之感，虽遗编失次，而典型具存，其所发明者多矣。先是甲申冬杪，子犹送安抚祁公至松城（祁公前来巡按时，托子犹遍索先词隐传奇及余拙刻，并吾家诸弟侄辈诸词殆尽，响以知音，特善子犹。是日送及平川而别），即谆谆以修谱促予，予唯唯。越春初，子犹为苕溪、武林游，道经垂虹言别，杯酒盘桓，连宵话榻，丙夜不知倦也。别时，与予为十旬之约。不意鞞鼓动地，逃窜经年，想望故人，鳞鸿杳绝。迨至山头，友人为余言，冯先生已骑箕尾去。予大惊惋，即欲一致生刍往哭，而以展转流离，时作瘴狂鼠窜，未能行也。予忘故人乎？而故人乃以临死未竟之业相授，乃不潜心探索，寻其遗绪，而更进竿头，不几幽冥中负我良友。于是即予所哀辑，印合于墨憨。凡论列未备者，时从其说，且捐己见而裁注之，必另注冯稿云何，非予见所及也。（附《和子犹辞世原韵》二律：忆昔离筵思黯然，别君犹是太平年。杯深吐胆频忘醉，漏尽论词剧未眠。计日幸瞻行旆返，踰期惊听计音传。生刍一束烽烟阻，断肠苍苍山水边。感托遗编倍怆然，填修乐府已经年。豕讹几字疑成梦，枣到三更喜不眠。词隐琴亡凭汝寄，墨憨薪尽问谁传？芳魂逝矣犹相傍，如在长歌短叹边。）

这里透露了如下几点：（1）冯梦龙早在崇祯十七年甲申，即劝沈氏修词谱，至顺治二年乙酉（1645）早春，过吴江垂虹桥沈家，再次怂恿沈氏叔侄兄弟重定南词全谱，并亲自参加了重定工作，后因世乱而中断，次年（1646）夏才由沈自晋完成，即今所见《南词新谱》。其中熔铸了冯氏心血，保存了不少冯氏的见解。（2）如果将上述文字与王挺的《挽冯犹龙》诗句“去年戒行役，忽忽念故国，匍匐千余里”相印证，则可知冯梦龙在弘光元年乙酉曾与太仓王挺有鸳水会晤之